

2010
年度

澳門文學

作品選

(新詩卷)

主編：姚風、鄭國偉



港台書

2010
年度

澳門文學

作品選

(新詩卷)

主編：姚風、鄭國偉



目錄

導言：在沒有夜鶯的夜晚吟唱	姚風	9
山風		14
問情		
太皮		16
思念		
礁石上的下午		
無殼蝸牛天花亂墜		
方蕪		21
走進咖啡廳		
一		
作業		25
在霧裡點燈		
在城裡，我們相擁入睡		
在你的聲音之中		
呂志鵬		28
貨		
答辯		
衰老		
余清		31
那些甜蜜的島嶼留下		
你的沉默，最善良的降落		

李懿	32
倘若我知道	
沈慕文	34
眼睛	
荒地	
黑夜	
邢悅	37
走進生活	
月光	
感召	
孟京	40
假期	
唐氏寶貝	
這就是一年	
林大香	46
鏡子	
一生都在唱呀不停唱	
在人海之中找不找得到一顆星星？	
林嘉誠	51
輕煙	
姚風	52
大海上的檸檬	
齊奧塞斯庫之死	
黑壓壓	

思彥	55
婆仔屋	
冰與火	
畫家的獨白	
海芸	59
有沒有人知道地球最近反反覆覆	
與地下鐵有關	
看見	
袁紹珊	62
七月十四，寄菲律賓和香港	
流民之歌	
咖啡	
淘空了	66
冬日的太陽	
深林	68
追逐	
黑洞	
許均銓	71
致詩人	
陸奧雷	73
貓	
戀書的形式與味道	

雪堇	76
箭杜鵑	
雨	
煙火	
渺星靈	80
誰	
獨酌12度的寂寞	
小城小故事	
賀綾聲	85
手牽手	
莊荷	
無題	
馮傾城	89
誰把你當公主	
黃庭蕙	92
如來的微笑	
他拉着我的手走進黑夜	
我沒有為他鳴唱	
黃鎬藍	95
實在的一角	
我要教你如何跌倒	
兩個女人拿着一籠鴿子從三盞燈走到高士德	
楓靈	99
身份者的對話	
生命 生命	

盧傑樺	102
相約在別處	

鍾一暉	104
荷	

霜滿林	105
病態	
秋信	
蒲公英	

譚曉汶	109
淚	
磨砂膏	
笑	

導 言

在沒有夜鶯的夜晚吟唱

姚風

根據澳門出版協會的統計，二〇一〇年澳門共出版四百八十六種書刊，即每天約有一點三本書刊出版，但有幾本詩集呢？應該有十幾本左右，對小小的澳門而言，這個數目不算少了。詩歌活動最活躍的文學組織應該是澳門故事協會，該協會去年就出版了十三本中英文詩集。此外，澳門發表詩歌的園地依然是《澳門日報》“鏡海”文學版，這個堅持了幾十年的文學專欄幾乎每一期都有詩歌作品發表。

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座以享樂和休閒為導向的城市，還一直保持着詩歌傳統。雖然一些資深詩人出於種種原因淡出了詩壇，但總有新人不斷出現，因此詩

歌依舊是澳門最活躍的文學體裁之一。也許這些新人的寫作尚顯稚嫩，但重要的是他們在寫，這是值得讚揚的行為，因為它關乎心靈的療傷，關乎向更高的人生境界眺望。中國詩歌一直有“感時憂國”和教化的傳統，但在詩歌正在日益邊緣化的今天，詩歌力量變得微弱、輕逸，也不會帶來更大的功利，但詩歌繼續有其存在的理由。詩歌依然可以為我們發出聲音，也可以因它的夢幻性質讓我們有靈思的飛躍，可以讓我們在詞語的碰撞中獲得自由的想像，可以在貧瘠的夜空下去抵抗蒼白的虛無。

這本書雖說是選集，但可供編選的作品並不多。澳門每年發表的詩歌數量有限，而許多生活在澳門的詩人由於身份的問題無法納入編選範圍，因此要在為數不多的詩歌中選出精品，無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入選的作品中，有一類側重反映社會現實，比如賀綾聲、淘空了、太皮、袁紹珊等人。這是一種面向社會的積極姿態，但這類詩歌並不容易寫好，反映現實不能取消個人性和個人的角度，否則就等於取消了詩歌。這些詩人注意到了這一點，試圖通過個體的存在來折射現實的映射。擅於通過巧妙拼貼營造奇絕語境的淘空了在他的作品中增添了反諷元素，太陽遭到解構，它在冬天給人的不是溫暖，而是“疲憊的微笑”；當為柴米油鹽擔憂的草民感受到“一小罐花生油從八十元起價到一百五十元”的壓力時，他們期望的是“蓮蓬能接受太陽孵化／粒粒蓮蛋會跳出支支甜歌”。這正是澳門的一個側面，在燈紅酒綠的奢華之下，貧

窮卻擴大着面積，而瘋漲的樓價，讓許多人無處安身，太皮用了一個獨創的意象來自喻，就是“無殼蝸牛”。無殼的蝸牛，既沒有蝸居的房子，也沒有自衛的能力，是脆弱無助的人，注定是“一出生便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螻蛄，即使他抗爭，也會被穿制服的螻蛄“制服”，因此“無殼蝸牛”在嘲笑別人的時候，其實是在自嘲。賀綾聲在《手牽手》中也寫到這種抗爭——“五一”遊行，不過是從一對戀人的視角來寫的，“在水炮和盾牌襲來之際／我和你穿着睡衣、拖鞋／手牽手／於古老新馬路上獲取溫暖和安全感”，浪漫的詩人並不太理會是盛世還是亂世，在他看來，兩隻緊扣的手才是最安全最溫暖的地方。他的另一首詩寫到了莊荷，這是個特殊的職業，莊荷每天都在目睹人性製造的悲喜劇在上演，而他自己也常常“被壓迫的生活整形成一副屍樣”，題材很有意思，但寫得有些蜻蜓點水，尚欠深刻地切入，那首寫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詩也有類似的問題。賀綾聲的詩歌以不羈的想像力與獨有的抒情特質而聞名濠江，但作為文學版編輯的他，日日忙於別人的詩歌，卻疏忽了自己的寫作，發表的作品少了，也缺少了“精雕細琢”，他多寫才是，否則就是對自己的才華的浪費。詩人都有悲憫情懷，他總會讓目光投向那些被人忽略的角落，孟京在《唐氏寶貝》中，寫到了“那些與眾不同的迷人孩子”，不是社會的包袱，“其實是／上帝遺落人間的寶石，只懂笑和愛”，一首詩哪怕寫得稚嫩，但因包含了溫暖從而也獲得某種意義。在這座富裕的城市，人們衣食無憂，但幸福

指數不是很高，許多人生活得並不快樂，就像方蕪寫到的“停駐的歡樂原是那麼少 / 像金粒一樣稀罕”。生活是一個大題目，我們束縛其中，在邢悅看來，“我所路過的都是生活 / 被虛擲，背道而馳的思想 / 都是生活。”為甚麼生活被虛擲？甚麼是背道而馳的思想？我們無從知曉，詩人也沒有給出答案，但我們已經窺視到一幅內心荒涼的圖景。在友人死亡的深深觸動下，陸奧雷消解了人生慣有的價值觀：“沒有一種愛值得廝守半生，沒有一種恨值得奮不顧身。”事實上，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並不容易，但這樣生活的人是勇敢的，可以死而無憾，獲得石頭一樣的平靜，就像他寫到的這樣：“我們義無反顧地按自己認為對的方式活在這個世界，直至倦透了，只求一塊平整的石頭，能讓我們靜靜安坐，告別漂泊。”

在這本選集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袁紹珊的作品。她寫咖啡中的血汗，寫香港遊客在菲律賓的人質事件，也寫中國內地的“流民”，題材廣闊，人物和場景猶如蒙太奇的畫面轉換自如，而或銳利、或調侃、或溫婉的語言不時製造出新奇的詞語效果。在甚麼都可以寫成詩的時候，如何抓住真正的詩，是有相當難度的，而袁紹珊在這方面具有敏感的天性和出色的捕捉能力。此外，豐富的經歷和閱讀也使她的詩歌獲得厚度，比如《咖啡》這首詩，如果對咖啡的種植史一無所知的話，就很難寫出這樣的作品。無論在中國遍地開花的星巴克，還是在伊斯坦布爾的甜品店，多少人會在一杯“味道好極了”的咖啡中品味出被壓榨的血汗？

我曾在去年的一篇小文中談到她的詩歌：“袁紹珊的詩歌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在遼闊的疆域裡‘流亡’，這種形而上的流亡並不總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現實的逼近，因此她懷疑繁華盛世的霓虹是否折射着真正的幸福與快樂，她嘗試通過自己的思考和理解道出生存的本相。透過她的詩歌，可以聽到懷疑、質詢甚至反叛的聲音，而語調通常透徹出冷冽，與此同時，敏銳、機智、反諷和不羈的想像力又讓她的詩歌搖曳出曲折生動的姿容，這或許得益於她的個性、獨有的感知力、中西文化的滋養以及在不同地域生活的經驗。”相信把詩歌當成一種事業的她還會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在其他作品那裡，我們也會看到一些閃爍的句子：“影子理了理傷口 / 沉默至今”（渺星靈）；“將你碎花衣裙的淡菊摘下來 / 簪在你的頭上”（太皮）；“她只說了一遍 / 愛你 / 在所有的散落裡”（余清）；“我看見你乘上超載的紙飛機”（海芸）。這些詩句或清新明朗，或構思奇妙，或寓意深遠，給閱讀帶來一些光芒。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還缺少飽滿、具體而鮮潤的作品，缺少對生命體驗個性化的吟述，缺少對多重現實的多樣化揭示。許多作品語言還顯得粗糙，思想內涵也比較膚淺。希望詩人們在美學追求和思想發現上樹立更高的標準，寫出更好的作品。

山風

問情

昏黃的燈光把你的影子映在窗台上，
幾縷髮絲凌亂地貼在你的耳朵旁。
你仰着45度角斜視着深藍夜空，
模樣寂寞得，像黑夜中獨自綻放的花朵。

是不是這樣無眠的夜晚，
你才敢放任自己的思緒漂泊。
你指着遠方說那裡有黑暗的潮水在湧動。
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

是誰曾牽着你的手摸黑走過崎嶇的山路，
陪你在山巔促膝看月。
是誰把你丟在冰冷的水泥森林，
讓輝煌的霓虹刺痛你的雙眼。

是誰帶着溫柔的笑意，
把你的過往輕輕埋葬。
是誰在你耳邊呢喃，
故鄉是一個人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於是你一直流浪，直到看不見海洋。
你花了半生的時間苦苦追尋，

等到繁花落盡，驀然回首，
發現答案不過是身後的那片白月光。

（原刊於《澳門日報》鏡海版，2010年3月10日）

作者簡介

山風，本名蔡曉君，目前就讀於澳門大學。喜歡文字，不喜歡刻板的文字，文筆時而淡雅時而粗俗，風格不一。擁有許多筆名，慣性將自己隱藏於文字之中，看誰能一眼把我找出來。

太皮

思念

陽光鋸耀着你的傘
像發着光的小水塘
我是一個貪婪的小童
在後面注視你優美的背部
那曲線如同一條滑溜溜的魚
很想伸手
將你碎花衣裙的淡菊摘下來
簪在你的頭上
陪襯你那不慎露出的笑容

（原刊於《澳門日報》鏡海版，2010年11月17日）

礁石上的下午

沙爹色的太陽散發着乾草燒焦的氣息
而一圈又一圈的日暈從天而降
像上帝賜給世人的鐐銬
鎖着礁石上一個褐色的孩子

他赤着雙腳站立
寂寞如一棵椰子樹般